

# 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五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〔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亦無〕，都是沒有，非有。這個是忍位了，忍位，印前順後，「次能取亦無」，是忍位了，這兩個是忍位了。有煖、頂、忍，這個是忍位了。「知所取非有，次能取亦無」，忍位了。「後觸無所得」，最後就接觸都無所得了。「世第一法」，（然後）見道了。這首〔偈〕是彌勒菩薩教人的入定的，最精彩的。「無所得」就見道，是不是？

聽眾：無所得，無所得個「得」字寫成「彼」字，無所得。

羅公：哦，對，對，無所得。

這首偈就《成唯識論》曾經引過的，引了它，它就說出自《分別瑜伽論》的。法尊法師就發現了《辦法法性論》裏面有這句偈，因此法尊法師就說：《辦法法性論》即就是《分別瑜伽論》。因為《分別瑜伽論》是彌勒說的。

這樣，大概他這樣講了之後，印順法師亦都首肯，就不敢明說。太虛法師亦無反對這樣講。但你說它明說是，一定是，就好難說。因為怎樣？同是一首偈，在這本書出現，在那本書出現都得嘛！這樣，自從他這樣講了之後，自從法尊法師這樣講了之後，支那內學院那個歐陽竟無，就寫篇文章說：不是！《辦法法性論》這本書絕對不是彌勒講的。這本書的內容，除了這首偈之外，有些地方同彌勒的思想是相矛盾的，一定不是彌勒寫的論。這本論不是彌勒造的。（於是）諍論啦，諍論得很厲害。但諍

都無用。人家拿西藏文出來，錯就錯在西藏文的原本。就不關法尊事。而且說這本東西是彌勒造，是自古以來西藏那些譯師說的，不是法尊說的。諍都無用的。所以這場官司，到現在都不打得了〔結〕。

不過日本人和西方人，都認為《辨法法性論》是彌勒寫的。這樣，這個《分別瑜伽論》，現在《解深密經》有〈分別瑜伽品〉，但這個內容不會差得好遠。可能《分別瑜伽論》是解釋《解深密經》的〈分別瑜伽品〉都說不定。第八本，就〔是〕《觀所緣緣論》，是一本很簡單的唯識的入門書籍。是陳那造，很容易看的，這本書。

《觀所緣緣論》你看現在有本很淺的，就是誰？舊時，從戰前佛學書局的，有位居士叫做甚麼？造過《觀所緣緣論》的解，全注解，好容易看。那麼，這套書（如果）沒有甚麼重要的，都是因為它是陳那造，《成唯識論》引過這樣解的。第九本就〔是〕《二十唯識論》，世親造的，就答覆幾個唯識的難題，答覆七個難題的。

這本東西，《成唯識論》已經將它的內容〔全部〕吸〔收〕了入去。不讀都不是很大問題。第十本，《辯中邊論》，這本〔論〕好重要了，這本〔論〕好重要了。不論你學唯識古學、唯識今學，這本〔論〕都好重要，而且很容易讀的，這本書。第十〔一〕本就《阿毘達磨集論》，這本是唯識宗的解釋名詞的書來的。那麼十一本論，十一本論之中，自然就是《瑜伽師地論》最重要。其次，是《顯揚聖教論》。

這本書是中文有而已，西藏文都沒有。法尊法師曾經想將它（來）譯回西藏文，

但沒有做到。《顯揚聖教論》。《大乘莊嚴論》，〔《大乘莊嚴經論》〕這套書好，這套書好重要。不過可惜翻譯得譯文不好，而西藏人很重視這套書。所以，最好有人識西藏文，能夠將《大乘莊嚴論》重新翻譯，你就真是一種不朽的事業了。

《攝大乘論》呢，我們很齊備了，資料很齊備。《十地經論》，它可以，幾乎華嚴宗的思想都是由它那裏來的。這部書對唯識宗不是很重要，反而對其他宗很重要。那麼，其餘就到《辯中邊論》、《阿毘達磨集論》了。這樣，那麼多本書，你怎樣讀呢？我就主張你，你讀完《唯識三十頌》之後，把《唯識三十頌》「墊膊」。那麼，懂了之後，你最好，就找本《攝大乘論》讀。

讀完《攝大乘論》，讀《辯中邊論》，不要讀《成唯識論》（住）。之後再讀《成唯識論》，你就很容易讀了。讀完《成唯識論》，讀了《成唯識論》，讀《成唯識論》，分三個階段來讀，第一階段，將《成唯識論》整套識解，讀到它識解。識解《成唯識論》之後，你就要讀《瑜伽師地論》了，這個是根本的。讀完《瑜伽師地論》之後，你再第二次讀《成唯識論》。這樣，你對《成唯識論》更加了解。兩者之後，你再瀏覽其他的經典，然後再第三次再讀《成唯識論》，這樣你就很純熟。

它說十一本論。這十一本論之中呢，這十一本論是不夠的，應該要加一本，應該加一本的就是〔《佛地經論》〕。這十一本，不過是〔因為〕《成唯識論》引過的，（咁解的）《佛地經論》就沒有引。（咁解的）不過《佛地經論》〔也〕很重要，〔對〕唯識宗來說。除了《成唯識論》之外，我以為就是：《瑜伽師地論》不用說，除了《瑜伽師地論》之外，那些支論，除了《成唯識論》之外，我認為這本書，還重要

過其他。因為怎樣？你成佛之後，〔那〕個佛果是怎樣的？這本書解〔釋〕得非常清楚。佛是怎樣的？因為有本經叫做《佛地經》。

它這本書就解釋《佛地經》的，這本論。（文章寫得）譯文非常之好。那就，十一本論。十一本論之中呢，六本經十一本論，那它〔《講話》〕就說甚麼呢？於是它就介紹你：六本經之中，它說《解深密經》最重要。你看〔《講話》〕這裏，第九頁由尾數返上來第四行那裏，是第五行，你看看：「這六經十一論是《成唯識論》之所依，」（依，依據它）「也就是唯識宗所依的教典。」「總之，這六經同十一論雖通為唯識宗所依，但其中是以《解深密經》及《瑜伽師地論》為正依。《解深密經》的正宗有七品（連〈序品〉就八品），」這七品《瑜伽師地論》全套引了，（這本《解深密經》）。「具說唯識宗義的玄奧；《瑜伽論》是五分十七地，是詳細分別抉擇有關於本經者（的）。現在略示經論綱要於下：」

它這裏，介紹你《解深密經》的，大概就這樣。〔這〕個序分它不介紹了，個序分。由第二分起，（由第二分起）總共七品，這七品就分為「境」、「行」、「果」的。哪些是「境」呢？第一品〈勝義諦相品〉、第二品〈心意識相品〉、第三品〈一切法相品〉、第四品，就〈無自性相品〉，這四品就講「境」。即是我們學東西的時候就有個目標，所了解的對象，是「境」。

有「境」就要起「行」了，就有兩品是講「行」的。第五品〈分別瑜伽品〉是講修正觀的、第六品就是〈地波羅蜜品〉，除了止觀，「止」就是禪定，六波羅蜜多，「止」，就是禪定，禪定波羅蜜。「觀」呢？就是「慧」，般若波羅蜜，就是慧波羅

蜜。淨止觀不足以攝六度。就有個〈地波羅蜜品〉，它就〔是〕怎樣呢？十地裏面，未入地之前修，就學修下而已，真正修波羅蜜多就要地上菩薩修的。地上菩薩，就修十個波羅蜜。六波羅蜜本來六個，是不是？不過將第六個波羅蜜的那個「般若波羅蜜」分開兩部份：「般若」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有兩種，「無漏智」有兩種，「有漏智」不必講了。這兩個，一種就叫做「根本智」，一種就是「後得智」。

那它十波羅蜜，十波羅蜜即是六波羅蜜。六波羅蜜裏面第六那個「般若波羅蜜」將它來切開，切開。切開一部分，「根本智」，它叫做「般若波羅蜜」。「後得智」那部分，它就分做四個「波羅蜜」，就後面那四個「波羅蜜」，這樣六個再加四個就十個「波羅蜜」。就配合十地，給十地菩薩修行。那麼，一般來說，一定我們修正觀的，最基本的止觀就是〈分別瑜伽品〉，講「行」的。〈地波羅蜜品〉就是學大乘來修的。圓測法師他就這樣解〔釋〕：〈分別瑜伽品〉就叫做總述修行的，〈地波羅蜜多品〉就別述修行的。這樣講法亦得。

總之，這兩品是講「行」，依「境」所起的「行」。第七〈如來成所作事品〉就講成了佛之後，如何化度眾生，成就他的事業，叫做〈如來成所作事品〉，就是「果」。這樣這本經就是「境」、「行」、「果」都具備。（是一本）你一讀了《解深密經》就會令你心安理得，這就是大乘佛法。其次就《瑜伽師地論》的五分，你自己看這裏，再其次就是，當然「論」就《成唯識論》。最緊要，這個《成唯識論》，你只是讀《成唯識論》不行，你一定要找很多參考的書。

它列很多重要的參考書給你，你看一下第 12 頁。《成唯識論》之外，第一就

《成唯識論》，第二本就《述記》，〔《成唯識論述記》〕這本最緊要了，窺基法師的《述記》，是解釋《成唯識論》的金科玉律來的。第二〔三〕本就《樞要》，〔《成唯識論掌中樞要》〕《述記》又是窺基的。為甚麼窺基法師造了《述記》之外另外又要造《樞要》呢？就是這樣，《述記》就以記載玄奘法師教他的口義為主，《樞要》就不是了，以他自己的心得為主。寫他自己的心得的。

第三〔四〕本（再有一本就）《了義燈》，〔《成唯識論了義燈》〕《了義燈》是怎樣的呢？玄奘法師的弟子之中，六大弟子講唯識，六大弟子之中，就以窺基和圓測這兩個最重要。所以窺基法師和圓測法師這兩位，這兩位法師的弟子，間中有些不大和洽。窺基同圓測問題就少些，現在我們看看這世界都是這樣，兩位法師不妥，多數是由那些弟子引起的，很多時個法師本身無甚麼大問題的，而那些弟子搞出來好多問題。當時，窺基法師同圓測法師本來無甚麼大問題，而他的弟子就搞到互相水火〔不容〕。你譏諷我，我譏諷你。為甚麼呢？到底，本來圓測法師的學問很好，同窺基都不〔相〕差得（幾）遠。

那些人，那些人就譏諷圓測法師：說圓測，說這個唐三藏翻譯《成唯識論》的時候，找四個人，這四個人都沒有圓測份的。四個人就窺基有份，圓測都沒有份的。而窺基就說，四個人中排除了三個，他自己一個人。結果，唐三藏就只是單同窺基兩個人翻譯《成唯識論》。這個又是的，因為窺基是很霸道的，這個人。

這樣圓測就是無份，那麼，圓測無份很閒的。跟住，〔那〕個笑話來了：它說圓測法師就不忿，就買通那些工人，買通了玄奘法師那裏的工人，找地方讓他藏起來在

那裏。玄奘法師同窺基大家商量如何翻譯《成唯識論》的時候，怎樣說，通通被他圓測法師全部聽到了，所以他就每晚回去都將它記錄出來。那麼，後來，到翻譯了之後，翻譯了之後，窺基都未曾講，玄奘想造成窺基的地位，就叫窺基代他講，誰知窺基都未動手講，圓測法師就已經在第二間寺，在西明寺，鳴鐘說講《成唯識論》先，搞到窺基沒有了興趣，那麼，無興趣之後，有多少不是很高興。

於是玄奘法師就安慰窺基法師說：我這個唯識宗就叫做五姓宗，我五姓宗之法，就只有你可以傳的而已，其他人都不足以傳的。這樣安慰窺基。這些這樣的笑話，未必是玄奘這樣講的。是不是？玄奘法師怎會白白這樣講法，而排除其他的呢？不會的。那麼，又說他用錢來到買通工人來到偷聽，那即是說，那個圓測法師都不值一文錢，講到他這樣。不會的。這些一定不是事實。

我們讀書，要見到這些東西，應要判斷這未必是事實。還有，有些人譏諷窺基，那些不關圓測法師弟子的〔事的〕。別宗的人譏諷窺基，叫窺基做「三車和尚」。說他每去一個地方，就一車經書、一車女人、一車酒肉這樣。哪有這樣的可能！玄奘法師這個人就戒律好好的，一個戒律好好的師父，怎會准自己的弟子帶上一車女人，一車酒肉？這樣搞出來！怎會有此事！不可能！簡直不可能！而且當時，朝廷有好多道士窺伺你佛家的事。你稍為戒律差都被他，都被他揭露。

你看，玄奘法師有個徒弟，那〕個徒弟叫做甚麼？叫做彥悰〔應是辯機〕，就同那個公主，同個公主〔相〕好。〔公主〕時時供養他，那個彥悰〔應是辯機〕呢。那個公主呢，就送了一個繡花枕頭，自己繡的，送給彥悰〔應是辯機〕法師，彥悰〔應

是辯機] 法師就放在這裏，用來枕啦，枕頭。誰知，有人報告，說彥悰 [應是辯機] 法師和那個公主有問題了、有曖昧了。這件事報告給唐太宗知，唐太宗的女兒呀！唐太宗當然 [忿] 怒，身為和尚，同我的女兒勾搭？怎可以！即刻下令殺彥悰 [應是辯機] 了。那麼，你看看，一個枕頭都不得了，對嗎？又 [怎] 會有一車酒，一車酒肉？怎會有這樣的事？

所以最近印順法師就辯：所謂「三車」就是三乘，當時華嚴宗的人，同天台宗的人就說：「一乘是實，三乘是權」。這樣就變了「一乘法師」，那些就 [如此]。而窺基就說：「三乘是實，一乘是權」，三乘即是「三車」了。所以那些人叫他做「三車和尚」。「三車和尚」即是說他主張「三乘是實」的意思，不是說一車酒肉，並不會是這樣。印順法師講得是對的，印順法師。

圓測法師呢，你看看，你不要小看圓測法師，你讀一下圓測法師的《解深密經疏》，寫得非常好。《解深密經疏》動不動就「三藏云」甚麼，這個「三藏云」，都是他親自去請教玄奘法師，玄奘法師解答給他聽，他將它來記下，所以圓測法師的那些弟子動不動，就拿出圓測法師講的；尤其是拿出圓測法師說親自在玄奘法師處聽到來的那些。這樣他砸落來。很難當的，這樣的事。就於是窺基法師的大弟子慧沼，寫了一本叫做甚麼？《成唯識論述記了義燈》，用來維護這個《述記》的。攻擊外面的東西，別人的批評，解答外面的批評。

這本書，讀 [完] 《述記》之後，跟住有機會必讀的《了義燈》。這套書不止這樣好，不止替它《述記》辯護。有幾個法師講唯識的，都同窺基有些不同的。在這本



《了義燈》裏面，我們看到，看到圓測法師的見解，看到還有其他法師的見解。他怎樣同窺基〔的〕怎樣不同。你怎樣知道呢？他駁回他嘛。引了他〔的〕來駁他。它引圓測，說圓測法師這樣說。他很尊重圓測的，「西明，西明云」，因為圓測法師住在西明寺。他說「西明云」即是圓測。

另外有一個法師造了本《成唯識論要集》來駁他，「要集云」甚麼。我們在他的這本《了義燈》看到反面的思想。那麼，另外一個《演秘》，〔智周《成唯識論演秘》〕《演秘》是淨解釋《述記》的，注上注，解釋《成唯識論述記》的《演秘》。那麼，所以讀《述記》一定要〔兼〕讀這三本的。除了這三本之外，有一本是日本人造的，叫做《成唯識論述記同學鈔》。解釋《述記》的日本人，解釋《述記》解釋得很豐富的。不過他有一套無介紹，日本人有一套《成唯識論述記集成編》更豐富。有了，現在《大正藏經》裏面有這套《成唯識論述記集成編》。

其他那些沒有那麼重要的。道邑那本《成唯識論述記義蘊》，同如理那本《成唯識論義演》，那些沒有那麼重要的。不過都是，這套都是大書來的。《義演》成三十本書的。那麼，我的那本《成唯識論刪注》，就拿它的這些，捨短取長，有些不需要的我就刪了它，那些重要的，非要知道不可的，我就取了它。可惜我就現在出了的〔只〕得三冊，第四冊，那個〔人〕連稿都不見了我的，好在我自己還影返一份。第四冊現在準備印了。今年我們會印，第五冊的稿我已經有了，第六冊的稿以後就未有。將來我這套，對那些學《成唯識論述記》的人會很有用。因我已經〔刪〕隔了一輪。以上就關於它的經典。

聽眾：老師，請問竹花頭著個固那個是甚麼字？

羅公：甚麼？

聽眾：竹花著個固是甚麼字？

羅公：甚麼竹花頭？

聽眾：第五《演秘》那裏，第五，三書。

羅公：《演秘》甚麼？

聽眾：三書稱為。

羅公：以上三書。

聽眾：三甚麼？

羅公：以上三套，即是它這套書。

聽眾：三甚麼疏？

羅公：三個疏，一個兩個，這個「個」字，你們，你們寫企人邊，是不是？

它這個，這個字，本來是竹花頭的〔箇〕，一個、兩個，是不是？

兩個都得，寫企人邊又得，寫個竹字頭又得。那麼，你回去，今晚回去記得看看這個第三段，是不是？淨聽我講不行的。下面，講《成唯識論》的地位，那個不用說了，是說唯識思想發展的最高峰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一看這裏，看看這裏呢，總括，《成唯識論》就是我們要知道的，是唯識宗有所謂的「三時判教」，三時判教又怎樣呢？

就依據《解深密經》，依據《解深密經》，《解深密經》裏面有一品叫做〈無自性相品〉。〈無自性相品〉它就說，它這樣說。怎樣說呢？它說佛成佛之後，最初在

鹿野苑，就對那些小乘的人，對那些憍陳如等小乘的人，同以後繼續對小乘的人開示，就開示甚麼？開示那些四諦法門：「苦」、「集」、「滅」、「道」等這些法門。那麼，這些法門，所講的就不外是「我」空、「法」有。〔那〕個「我」雖然是空，但是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這些「法」，是有的，是實有的。我空法有。

那麼，第二個時期，佛就見到那些小乘的人雖然是知道「我」是空，不過，空了個我執，他可以成阿羅漢都得了，但是他仍然執著個「法」，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的都是有，這樣就障礙他們的智慧，執有，仍然執，仍然有執。所以第二個時期，就在耆闍崛山，即是靈鷲山那些地方，就說甚麼呢？說《般若經》了。即是現在所謂《大般若經》，就一切皆空說，主要就破那些小乘的人的「有」執。

同時，小乘那些羅漢之中，有一類會「迴心向大」的，有一類「焦芽敗種」就是就此就入涅槃，但有些會迴心向大乘的，那他就針對這類人，鞭策那些迴心向大的羅漢，好似須菩提那些，就令到他聽了《大般若經》之後，就轉修大乘。所以你讀一下《金剛經》，那個須菩提聽了佛講「般若」之後，就是哭了起來，是不是？

那個時候就是「迴心向大」的情景了。那就於是「迴心向大」就講《般若經》啦，但那些人又發生流弊了，認為「一切皆空」，一切皆空很危險的，本來，為甚麼？執著，「空」了所有執著就無問題，但你以為一切宇宙人生，全部都是空的，宇宙萬象是空，宇宙的實體都空，即是連個佛性都空了，宇宙的實體即是佛性，即是真如佛性，連真如佛性都空了，那就無佛可成，是不是？成佛亦空。那樣呢，如果這樣呢，就變成陷入這個虛無主義了。因此佛就說要普救他們。就第三時期，講《解深密經》等，

這些就「非空、非有」的中道教，即所謂唯識，就是教。即是說，佛所說的法，就分了三個時期：第一個時期，就是講「有」教，我空法有。第一時期，我空法有，即是《四阿含》是也。第二個時期，就是講一切皆空，破那些小乘人的執，這個就是《般若經》是也。

第三個時期，就是（這個），講唯識中道。這些唯識中道，大部份就是不在這個世界講，就在「報土」裏面講的。這個就是《解深密經》裏面講的「三時判教」。這三時判教就唯識宗的人噹噹聲響的，個理由就是佛講的，佛認許的，《解深密經》，《解深密經》，最強的根據是這點。那麼，但是又是，到現代又發生問題了。現代怎樣發生問題呢？明朝的時候，西藏有一個和尚叫宗喀巴，大家都知，是黃教的教主，他寫了一本書叫做《辨了義不了義論》，因為何解呢？《解深密經》裏面講：第一個時期佛講「我空法有」的教，不是了義。第二個時期，講《般若》教，「一切皆空」都是不是了義，唯有第三時期，「非空非有」才是真正了義。《解深密經》這樣講。

那好了，依據呢？宗喀巴，他就講，主張是講「空」的，所以他就寫了這本書，《辨了義不了義》。他說，甚麼叫「了義」、甚麼叫「不了義」呢？不是的，《解深密經》這樣講法，是權宜的講法而已。第二個時期講《般若》才是了義，第三個時期講「唯識」是不了義。

《辨了義不了義論》，這種講法是甚麼呢？印順法師就接受他這種講法。印順法師一世人，我批評他，就最大的缺點就是這一點。不是我說他的，是太虛法師說他的。他說他甚麼？他說：印順這種講法，已違經教。好顯然是違背經教，違背《解深密

經》。他〔的〕講法，你在太虛文集，我話太虛法師那些文章裏面有批評印順的講法。印〔順法師〕，太虛是他老師，但印順仍然是死性不改，仍然是這樣講。他那個《成佛之道》仍然是這樣講。那麼，印順就影響所及，演培，演培，演培造《解深密經注》本來都幾好的，但他就偏偏講到這裏就用印順的講法。那麼，如果假使《解深密經》是真正是佛講的，是佛印可的，印順這個擔就是擔不起的，他擔不起的，他〔的〕果報，（它）應該好厲害的。

假使果報是有，而這本經真是佛印可的，印順擔不起這個責任的。可能以後他有很多劫，好重的〔果報〕。印順早年的東西不要得的。晚年。宗喀巴又是硬頸，那些人話宗喀巴黃教很了不得，他那本〔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〕東西，不是很了不起的，那本，他編的好而已，那本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。其實這樣編很多人都編得到，你叫陳文華編都編得到。只要你們找些資料，他都編到。不過，話西藏文化低落，有一本這樣有系統的書就覺得很了不起。

好了，那樣這個《唯識論》的地位就講「第三時教。」第三時教我們看看這個表，第 14 頁這個表。它這裏分開，初時就「有教」，是不是第 14 頁？有教呢，它的宗義是甚麼？它的宗，它的宗的中心思想，宗義即是它的中心思想，就「我空法有」，個「我」是無的。但是，這個「法」是指甚麼？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那些法是有的。它的說法處，鹿野苑等。

所被的機，即是它所針對的根機就是甚麼？赴凡夫外道二乘之機，赴就是針對，

針對那些凡夫和那些聲聞、獨覺，和那些外道，針對這些人。所說的法就甚麼呢？四諦，苦、集、滅、道、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，甚麼人得益呢？實際上，哪幾個人得益呢？主要就甚麼？很多那些羅漢，憍陳如等，就因為聽了之後，就證得二乘之果。它結集的經，所結集出來的經就《四阿含》等。

第二時的「空教」，即是《大般若經》，個主旨是講「萬法皆空」。它所說的地方就〔是〕靈鷲山，主要就〔是〕靈鷲山等。它針對的人，就針對兩種人，針對二乘，那些二乘即是甚麼？即是聲聞、獨覺這兩種人，二乘的人而趣向大乘的，即迴心轉向大的這種人。針對這種根機，所以《般若經》，反而是對大乘的人講的，就是那些迴心向大的人講，就不是對小乘的人。所說法就「諸法無自性」，一切法空無自性。

既無自性，哪裏有生有滅？那樣東西有的，才有生有滅，那樣東西都無的，哪裏有生有滅？誰見過龜毛兔角會有生會有滅？既然無生無滅，就本來無煩惱，本來就不會作惡業，本來就不會受輪迴果。本來寂靜，既然本來寂靜，本性就是涅槃。本來就是涅槃。那麼，它所得益的人就當時主要就〔是〕甚麼〔人〕？《金剛經》的須菩提。

你看看《大般若經》裏面，主要都是舍利弗、須菩提，這幾個得益最大！那些都是迴心信解大乘的。那你說他甚麼：舍利弗那些都是很低而已，迴心向大而已。他就不是的，舍利弗那些當然是大乘菩薩，出來是做戲而已的。他們，他們不是，他們不是真正〔小乘人〕。聽眾：是不是成了佛再來？成了佛再來？不是的？是不是成佛再來？

聽眾：她問舍利弗是不是成佛再來？

羅公：當然是成佛再來啦，舍利弗、須菩提那些，那些都是出來，那些是做戲種的，即是馬戲班的人，那些是好好功夫的。

你不可以笑他。佛說法就是有舍利弗那些人故意發問。中國南北朝的時候，梁武帝差不多的時候，就學到，學了佛經這套東西。你看中國哲學史，你就看到有種甚麼？魏晉，東晉，南北朝的時候，有一種叫做「都講」制度，「都講制」〔是〕怎〔樣〕會「都講」？那個講經，講五經，講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，講五經，講五經，講五經的時候，一個主講，〔即那〕個老師主講，那個就是「都講」。那個「都講」講些甚麼呢？

譬如，譬如說《論語》那樣，譬如說：「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」那個「都講」就坐在那處，坐在那處，一個大弟子，就發問：現在你就講這個《論語》，它說：「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？」。

那麼，為甚麼學要「時習」呢？不「時習」又會怎樣呢？為甚麼時時都溫習，又會發〔問〕，又會覺得高興、舒服呢？他發問，然後〔那〕個老師解答。解答完之後，有甚麼問題他又發問。有一兩個這樣的人發問，〔那〕個老師解答。那種制度，就是「都講制」。

這種「都講制」是甚麼？完全受佛經的影響而已。即是佛講經，就是須菩提、舍利弗，這些〔弟子〕這樣問。還有文殊菩薩、觀自在菩薩都會問。那些是早過釋迦佛

成佛的！觀音、文殊那些，他們走上來做這類〔詢問〕，來到問。即是佛經〔中〕講經問答，影響到中國，有一種叫做「都講制」。你看中國哲學史裏面那些，有些就叫做「都講制」。釋迦〔佛〕他都有講的。現在那些人只是說佛經影響到中國甚麼，都只是講甚麼？章回小說受它影響，固然那些〔佛教〕受影響，「都講制」就〔照樣〕抄。

-完-